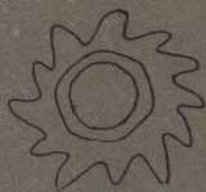


月亮与火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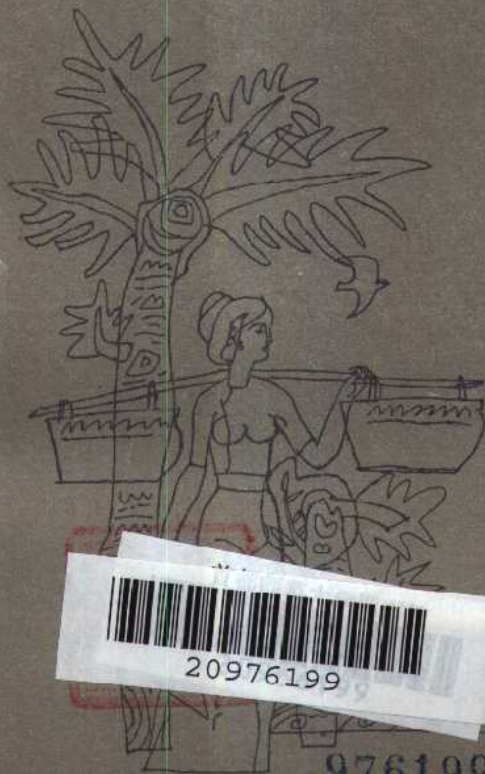
余德庄



DE4/01

月亮与火塘

余德庄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20976199

976199

责任编辑：吴金海
封面设计：唐伟杰
插图题花：项 钢

月亮与火塘

余德庄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6 字数 87,000。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230 定价：0.76元

序

艾 芜

我在一九六二年春天到过西双版纳，观光将近两月。在澜沧江上坐过木船，到过橄榄坝，又由此骑马沿江而下，到了布朗人的寨子。澜沧江清澈的碧波和两岸茂密浓绿的杂树、竹子以及从五乡到小勐仑的热带原始森林，都留有极其美好的印象。橄榄坝夜晚椰林中傣族人的歌声和勐卜大寨(由六乡去约一天的山路)明月下傣尼人的舞蹈，都使人得到喜悦和享受。但因时隔二十年之久，虽然没有忘记，到底还是被巨大的狂风暴雨压到记忆的深处，没有条件再

现出来。

今天读了余德庄同志的散文集《月亮与火塘》，仿佛又到了西双版纳，感到亲切、愉快。作者十九岁高中毕业后，响应国家的号召，主动到边疆去支援发展农垦事业，一直在西双版纳度过了六个年头。橡胶园里当过农垦战士、建筑工人、测绘员，连队上搞过宣传，农场政治处做过油印小报的编辑，并开始业余文学创作，写诗、写散文、写小说，走上了文学道路。余德庄同志真是深入了生活，在写作上打下了雄厚的基础。这主要还在他热爱生活，热爱各族人民，热爱风物佳丽的祖国，所以不只动之于心，感之于情，而且要用笔一一绘画出来，再加余德庄同志对西双版纳的山川景色、各族人民的生活，观察入微，描写细致，作品洋溢着诗情画意，使人读了得到享受，引起鼓舞。

正如作者自己所说，西双版纳那里有着美不胜收的山川景物，多如繁星的民间传说，是个文学的宝藏，待人大力开展，尽情描绘。我希望余德庄同志再多写点有关西双版纳的作品，相信读者们读了这本集子，也会有这个心愿的。

9/15/01

目 录

序..... 艾芜(1)

橄榄坝.....(1)

奇妙的夜猎.....(11)

竹的王国.....(21)

月亮与火塘.....(33)

密林之恋.....(46)

素馨花串.....(59)

拾菌儿琐记.....(67)

芒果树下.....(73)

银色的宝泉.....(82)

勐垵晚霞.....(90)

基诺山上的星星.....(100)

啊，格朗和.....(109)

难忘你，黎明的城.....(122)

圣星石.....(131)

白云深处	(147)
腊尼河畔	(160)
泼水节漫笔	(173)
茶香袅袅	(188)



橄 榄 坝

初到云南，我就听见人们说“不到西双版纳等于没到云南”，一直对那美丽而神秘的地方十分神往。可是一到那里，又听到了“不到橄榄坝，不算到西双版纳”的说法。于是我决定，无论如何要到橄榄坝去一趟。

在招待所里和我同房间的岩章同志知道了我的心思后，眨着有点窝陷的大眼睛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明天我正好要去橄榄坝，当天就打来回。你就搭我的船一起走吧，顺便到我家去玩玩。”

我这才知道他是橄榄坝人，不由惊喜地问东问西起来。

“我们寨子叫绿孔雀寨，这名字够漂亮的吧？关于它还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呢。”

听说有故事，我忙叫他讲。他却笑着摊开双手说：“我讲不好，到我家，叫我爷爷给你讲吧！”

岩章一番话，说得我心都飞了，马上同意了他的建议。

第二天拂晓前，我们来到允景洪码头，乘上岩章他们的柳叶形小船，按一般傣家夜行人的习惯，点起火把，顺江而下。

江水相当急。一忽儿，灯火闪烁的允景洪便被我们甩在身后不见了。黑暗中，除了火把照亮的一圈波翻浪涌的江面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水波有节奏地拍打着船舷，发出单调的“澎——哗——澎——哗——”的声响，小船儿象是在梦境中行驶。

几点冰凉的水花溅在我的脸上。抬眼看，启明星正在渐渐淡起来的天幕上闪烁，周围的景物已现出了轮廓。秀丽的山峦，高大的棕榈，婀娜的凤尾竹，在晶蓝的天幕上留下一幅幅绝妙的剪影，真是美极了。

“允景洪已经天亮了。”站在船尾撑篙的岩

章对我叫道。

我回转身去眺望：果然，一抹明亮的朝霞横在天际，下边浮动着一派晨曦。天上的光带越来越宽，越变越亮，最后与下面的晨曦交织、溶汇在一起——黎明来到了。

啊，允景洪，难怪傣家人叫你“黎明之城”呢！

澜沧江上也渐渐明亮起来，飘动的晨雾，宛如乳白色的轻纱，慢慢的，这轻纱染上朝霞，变成金色的罗帷。晓风起来了，习习吹拂，金罗帷渐渐散去。终于，碧空清澄，大地如洗，大江露出了壮丽的容颜。

宽阔的江面上金波粼粼，到处都耸峙着黑褐色的礁石，有的状如奔马，有的酷似卧狮，有的大过巨象，有的小于鲤脊，奇形怪状，巧趣天成。在水流湍急的地方，狂涛猛撞在巨大的礁石上，激起冲天浪花，发出雷鸣般的吼声，雪白的水花一直散落到几十丈以外。

向两岸望去，只见翠屏似的峭崖上，古木森森，老藤垂吊，一派原始风光。

我正欣赏着，岩章突然喊声：“坐稳！”使劲地一点长篙，船头倏地一转，向一壁古榕倒挂的

悬崖箭一般地射去。我身子微伏，紧抓船舷，专注地朝前看着。奇怪，古榕上垂下的一根粗藤怎么晃动得这般厉害……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那“粗藤”却忽地卷缩起来了！原来是一串首尾相连的小猴子，正倒挂在水上戏耍呢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岩章举篙便打，可惜已经晚了，猴群早就攀吊在高空，吱吱叫着嘲笑我们呢。

真是奇遇啊！岩章却说这不算啥，他爷爷年轻的时候，划船路过一座陡崖，碰着一条几丈长的大蟒从树上探下头来。同船的人都吓着了，爷爷却拔出长刀猛挥去，把大蟒拦腰斩断，拖回寨子让乡亲们美美地吃了一顿。

船出峡谷，天地豁然开阔，江水变缓了。两岸渐渐现出平坦的沙滩。我曾听说，澜沧江两岸的沙滩上常有成群的大象悠然漫步，大象用长鼻子将细沙吸起，用力喷在自己身上，可以起到洗浴擦痒的功效。我手搭凉棚四下寻视着，可惜一直未看见大象的影子。只是在一处浅草丛生的江滩上，见着一群安恬地徜徉着的野鹤。岩章说，它们是在寻觅浅水中的小鱼小虾。

约莫十点钟的光景，我们的船儿靠在一片

长满椰子树的江滩上——橄榄坝终于到了！

岩章系好船，就往椰林深处走去。不一会儿，他赶来一辆马车，我们驾上车，扬鞭而去。

马车一会儿在油棕树丛中穿行，一会儿又钻进茂密的竹林。有一段路，两旁全是高大秀美的凤凰树，凤凰花开得正盛，举目望去，好似绯红的云霞落到了地上。

迎面开来一辆拖拉机，驾车的是个打着头帕的傣族小伙子。车上装的是许多肚大口小的白铁罐，就象是城里装牛奶的罐子。我伸头一看，里面果然盛满白白的乳液。岩章说：“不是奶，那是前面胶林里刚割下来的胶乳。”

不一会儿，马车驶进了胶林。橡胶树一排排、一行行遮天蔽日，就象苍松古柏成荫的园林一样，清凉幽静。

刚刚驶出胶林，我们又钻进了一片不见尽头的香蕉园。那一排排的香蕉象夹道迎宾一样，我们一直走了好半天，才见香蕉丛中露出了一座大金塔的圆锥形尖顶，这是附近有村寨的象征。果然，岩章兴奋地告诉我，绿孔雀寨快到了。大金塔下的缅寺渐渐现出了轮廓，看样子

刚修缮过，金碧辉煌，极为精美。走拢时，才见大金塔四周还有四座小金塔，每座金塔的台基都嵌着各不相同的石刻异兽，或呲牙瞪眼，或温驯恬静，无不栩栩如生，足见傣族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智慧与匠心。金塔和缅寺周围长着许多肥大的仙人掌，有的竟有两三人高。岩章说：“这个缅寺很古老了。‘文化大革命’中，附近的缅寺都被毁坏了，只有这一座幸存了下来，现在成了人们节日聚会的场所。”

马车绕着金塔缅寺转了个大弯，在寨子里一座精致的竹楼前停了下来。一位老汉正在竹楼前的菠萝蜜树下劈竹子，见到我们，他忙迎了上来，满脸皱纹都绽出了笑意。岩章告诉我，这就是他的爷爷波岩英。我急忙下车向当年挥刀斩蟒的老人家致敬。老人知道我的来意后，返身从树上摘下个冬瓜般大的菠萝蜜来，不等我推谢，一刀剖开，用夹生的汉话对我说道：“同志，稀客，吃！吃！”

菠萝蜜的里面满是一团一团的果肉，每一团都有饺子大，一放进嘴里，就象含进了一团蜜！慢慢咽下，五脏六腑都象浸进蜜汁了。

吃过菠萝蜜，波岩英老伯就把我引到竹楼

上去。我打量着这竹楼，见它是用粗大的木头做支架，架离地面有一米多高，上面全部是用破开的竹子造成的，样子十分别致、清秀。

我们走上竹楼，按照傣家的习惯把鞋子脱在楼梯边，然后才踏上楼板。

波岩英老伯热情地请我吃顿傣家饭，我推托不过，只好学着他的样子，在楼板中间的竹席上盘腿坐了下来。

不一会，岩章就摆下了一桌丰盛的酒菜：炖鸡、腌鱼、酸笋、炒菌子……我看着其中一盘菜觉得奇怪。岩章告诉我说：“这是凉拌青苔丝，是用河里的青苔做的。”还有一盘香肠样的东西，但特别粗大，一问，才知道这是把一种特大的芭蕉切成片，用油炸成的。岩章转身拿出一只芭蕉，啊，又长又大，足有一斤多重！

吃着这丰盛的食品，想着一路的风光，我感叹地说：“橄榄坝真是富饶美丽的地方！”

听了我的话，波岩英说：“可是在从前，这里可完全是两个样子啊！”

老伯的一句话，使我想起了关于绿孔雀寨的传说，就请老伯讲。老人家一口答应，讲了起来：

古时候，橄榄坝人的祖先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，他们一直想寻找一块富饶美丽的土地，好过安定幸福的日子。

一天，突然从天上传来一阵叫声：“到橄榄坝去吧，它会使你们有吃有穿，过上幸福的日子！”

大家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只绿孔雀。

大家都想，一定是天神派绿孔雀来给我们引路的。绿孔雀在人们头上绕了三圈，就展翅向远处飞去。人们就欢欢喜喜地跟着绿孔雀去了。

走啊，走啊，历尽了艰难困苦，终于到了一块大坝子。但是，那里并不是人们幻想的天堂般的地方，而是一片到处都爬满蚂蟥的沼泽，泥潭里散发着臭气，成群的蚊子黑压压地飞来飞去；毒蛇缠在树干上吐着芯子。一到晚上，虎吼豹嗥，使人胆战心惊。偌大一个坝子，除了遍地皆是的山茅野草以外，竟没有一棵果树。

有人当场就吓哭了，有人开始懊悔，有人干脆往回走了。但一些坚强的人却留了下来，他们决心用双手建设自己的家园。

一年年过去了，橄榄坝慢慢变了样。

人们一直争论不休：绿孔雀到底骗了乡亲们没有？

“绿孔雀到底骗人了没有呢？”听到这里，我禁不住插嘴问。

“你来看看吧。”老伯拉起我，把我领到了竹凉台上。

我顺着老伯的指点，放眼望去，只见一片片整齐的竹楼；竹楼的周围环绕着数不清的竹丛和果树，有芒果、木瓜、荔枝、椰子，还有柚子、芭蕉、槟榔……一树树，一枝枝挂满了累累的果实；再向远处望，进入眼帘的就是葱葱郁郁的树林，成群的牲畜，碧绿的菜畦，金黄的稻田……橄榄坝啊，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！

我若有所思地转过头来对波岩英老伯说：“孔雀没有骗人，对吧？”

“哈哈！”老伯爽快地笑了：“对喽，对喽，绿孔雀没有骗人，它说得对呀！所以我们就把这寨子叫作绿孔雀寨！”

我在橄榄坝整整玩了一天，直到傍晚才告别了绿孔雀寨，和岩章一起到江边登船回程。

当船驶离岸边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，就问岩章：“这里叫橄榄坝，可怎么没有见

到橄榄树啊？”

岩章笑了笑，从衣袋里掏出几颗绿色的小圆果子递给我说：“我早想到你会提这个问题，所以特意给你找了几颗，你尝尝吧！”

我接过一颗，一口咬下去，一股苦涩的味道立即充满了口腔。我刚要吐出来，岩章却说：“别吐，再接着嚼下去。”于是我又皱着眉嚼起来。

说也怪，嚼着嚼着，那又苦又涩的味道竟没有了，满口出现了又甜又清凉的味道。

看看手里的橄榄，又想想波岩英老伯的故事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兴奋地对岩章说：“橄榄坝是不是取先苦后甜的意思？”

岩章高兴地笑了，使劲点点头。

船离岸越来越远了，我依依不舍地望了望浸在夕阳中的橄榄坝，觉得它真象一颗碧绿晶莹的橄榄。